

关仁山 著

白纸



布老虎长篇小说

白纸门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白 纸 门

关仁山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© 关仁山 200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纸门/关仁山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7.1
(布老虎长篇小说)
ISBN 978-7-5313-3024-0

I. 白… II. 关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144836号

白纸门

责任编辑 常 晶 张玉虹

责任校对 李守勤

封面设计 耿志远

版式设计 马寄萍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Email: 23280599@163.com

联系电话 024-23280599

传真 024-23280599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刷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 150mm×230mm

字数 411 千字

印张 23.5 插页

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28.00 元



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88517857



鹰背上的雪

腊月的雪，疯了，纷纷扬扬不开脸儿。烈风催得急，抹白了一片大海湾。白得圣洁的雪野里零零散散地泊着几只老龟一样的旧船。疙瘩爷把腿盘在炕头，屁股上坐着一个红海藻^①做的圆垫子，烤着火盆儿，吧嗒着长烟袋，眯着浑黄的眼眸瞄了一眼门神^②，把目光探到窗外。荒凉海滩上压着层层叠叠的厚雪，撩得他猛来了精神儿。他心里念叨打海狗的季节到了。他别好徒弟梭子花^③送给他的长烟袋，挺直了腰，拧屁股下炕，从黑土墙上摘下一支明晃晃的打狗叉。叉的颜色跟大铁锅^④一个模样。他独自哼了几声闰年谣^⑤，拎起拴狗套，扳上油脂麻花的羊皮袄，戴一顶海狗皮帽子，甩着胳膊，扑扑跌跌地栽进雪野里。

云隙间，一只鷗鹰，躲着雪片儿，摇着飞。

野地里的雪，一层层地厚着。两溜儿深深的雪窝儿，串起空旷海滩上的无数道雪坎儿。疙瘩爷脚下一跳一滑，走不大稳，觉得雪窝儿深得像是挖地三尺^⑥。夜色清凉，冷透了的寒气，直往骨缝里杀。滚了几步远，疙瘩爷忽然不动了，斜卧在一艘冻僵的古船板上。爬满粗硬胡楂的嘴巴喷出一团哈气，就拽起拴在腰上的酒葫芦比画两下，锥子似的小眼睛依旧盯着沉静的远海。白腾腾的，除了雪还是雪，就像夏日海上发天^⑦的浪头一样白。他无声地笑笑，感到一种空落，只有嘴巴寻着酒葫芦对话。多久又多久，有遥遥的狗在吼，他的老脸快活得就像开霁^⑧。

雪莲湾打海狗，出自乾隆年间。小年儿的雪亲吻冰面时，海狗才偷

偷摸摸地往岸上拥。毛茸茸的身子一拥一拥地爬，模样有些像海豹，又不同于海豹。海狗哪块儿都是宝，肉可食，皮可穿，若是碰准公海狗脐，算是剁个金疙瘩了。那是一种极珍贵的药材。但不是有个人样儿就能干的营生。险着哩，数数东海滩林子里的渔人墓庐，多一半儿跟海狗有死仇。疙瘩爷大名叫麦连生，是七奶奶的儿子，出自白纸门家族。麦家还是打海狗世家，他的祖先都是雪莲湾出了名的打狗汉子，人称“滚冰王”。这个在大冰海上自由滚动与海狗较量的强者家族着实的荣耀。雪莲湾人吃海上饭，船是他们捕捞作业的重要工具。海上凶险无比，常常使渔人陷于危险境地。就像娘常念叨的：“半寸板内是娘房，半寸板外是阎王。”所以敬神的气氛很浓郁，有关“门”的福祸的禁忌常常使人保持经常性的警惕。为了避邪保平安，雪莲湾家家户户才抢着糊了白纸门。白纸门上贴着七奶奶剪的“钟馗”门神。为此村里开过现场会^⑨。雪莲湾的白纸门有一个流传很久的风俗。古时候发海啸，雪莲湾一片汪洋，七奶奶的先人会剪纸手艺，平时就在门板上糊上剪纸钟馗，家家户户进水，唯独七奶奶先人家里没有进海水。这下就把白纸门传神了，家家户户买来白纸，请七奶奶先人给剪钟馗。明眼人一看，雪莲湾家家户户都是一色白纸门了。风俗渐渐演化，谁家男人死了就摘左扇白纸门随同下葬，那扇门就黑洞洞地空着，等女人走了再摘右门跟随女主人下葬。新人入住这所房子，重新换上门，贴上七奶奶的剪白纸钟馗。外乡人到雪莲湾走亲戚，若是看见谁家没有左扇门，就马上明白这家死了男人，女人守寡；右扇门空空的，就会知道这家没了女人是个光棍。久而久之，这个风俗就传下来了。

疙瘩爷喜欢娘做的门神，为此，冷落了十三咳^⑩。疙瘩爷永远记着爷爷的模样，爷爷教他打海狗，看着爷爷肩扛海狗“喊海”时的赏灯之夜。那是很久远的年月，爷爷把拿命换来的海狗交给老族长时，村头老歪脖树下响彻了击鼓般的掌声，鲜鲜亮亮。随后点燃一盞盞各式各样的灯笼，亮了一街。最后老族长亲手点上一盞贴“牛”字样的属相灯郑重交给爷爷。爷爷将属相灯高高地举过头顶，绷脸不笑，心里却塞满了蜜罐儿。这是雪莲湾人自古以来最高的奖赏。后来不久，老牛般强壮的爷爷，野野的一身铁肉，却让海狗咬伤了，挺到第二年头伏雨^⑪就咽了气。白纸门也没能保住爷爷的命。为此疙瘩爷仇恨海狗，仇恨却使他获得了冷静。

如今，疙瘩爷的胳膊也被海狗咬走一口肉，这块伤疤像一只青色海螺壳^⑫。他这个冰上的鬼，若是脚步疾，也早溺了埋了，那样就没办法跟好友过龙帆节^⑬了。在他的眼睛里只凝固了一个永恒的仇恨、嘲讽和



挑战……雪片子猛猛地裹了疙瘩爷的身子，让疙瘩爷觉得是袭来了祭潮^⑭。海封得好死，年年封海海狗都不上岸。分大年儿和小年儿。今年是小年儿，狗日的迟早要露头儿的！疙瘩爷想。

天地一暗，潮就爬来了。鸬鹚静静立在一块雪坨上东张西望。不多时，冰层底下挤出呼隆呼隆的声如裂帛的脆响，犹如夏天海里乱航^⑮。响声里夹了隐隐约约的“嗷呵——嗷呵”的犬叫声。疙瘩爷躲避的雪坎子，就是夏天老船挂旗^⑯的地方。他兴奋得小眼睛里充了血，扭头时，蓦地看见几步远的雪岗儿顶端黑糊糊地袒露着什么。他这才恍然明白狗日的迟迟不上岸的原因，是它见不得一丝大地的影子。海狗若是见了黑东西，掉头就会逃跑^⑰的。疙瘩爷滚过浮雪，爬上那道雪岗儿，托一块雪团团儿，盖住了被风吹秃的地方，然后斜着小眼睛寻着嘎嘎裂响的冰面。他调动了多年获得的嗅觉和听觉经验来捕捉着冰面细小的变动。是的，海狗会来的，它们跟人一样，在寻找爱，享受它们的生活；同时也在寻找搏斗，显示胜利或者失败！这在他的心里不知不觉渐渐温馨起来。

寒风涩重，滚地而来。疙瘩爷灌了一口雪粉，呃吧呃吧。

俄顷，碎月儿游出来了，像一块冰僵在空中。百米远的裂冰上蠕爬着一个硕大的白糊糊的东西。疙瘩爷揉揉眼睛，活动一下冻僵了的手脚，哈腰轻跑过去。当他辨认出是一只大海狗时，就迅疾跌倒，匍匐着动，身下磨出窸窣窣的声响。这个时候，要是有个活套儿^⑱甩过去，海狗就彻底栽了。他又爬了几步远，勾头趴在雪坎儿后面不动了。再灌几口老白干酒，热辣辣的，身上的筋脉就活了，老胳膊老腿儿也顿时来了灵气儿。黄毛大海狗也不爬了，抽了几声响鼻。海狗像嗅了人的气味，抬起带有花斑纹的毛毛头，扑闪着惶恐、善良而灼人的蓝眼睛。忽地，老海狗急促喘息着往回爬。疙瘩爷细细审视，瞧定这是一只肥硕的母海狗。棕毛稀疏的肚皮蠕动着两只可爱的小海狗。两个类若天使般的小精灵不明真相地哀哀叫着。疙瘩爷霍地爬起，身上好像长了一片芒刺^⑲，螃蟹似的横着身子堵了海狗的退路。

顿时哑静^⑳了三分钟。

海狗眼前黑了景儿，扭了头“扑”一声，将一只小海狗顶出三步远，小海狗滑溜溜滚进一张一合的冰缝，溅起清晰洁白的咔嚓声。再顶下一个，雪粉刺得疙瘩爷的两眼眯缝上了。等他睁开眼睛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就凄厉厉叹一声：“呼——”母海狗闭了眼，耷拉头，死死护着小海狗。然后就一动不动了，宛如悄然拱出的一座雪雕。

疙瘩爷孤傲地站在雪梁子上，等着母海狗的拼死腾跃。他着急啊，然而母海狗没有动作。僵持许久，母海狗缓缓抬起头，怜怜地乞望着疙瘩爷恼怒的血眼。疙瘩爷的身体像是生了一股厌气^①，攥叉的手瑟瑟地抖了。看见母海狗眼里溢出一滴滴的浊泪，疙瘩爷双腿一软，愣了，悻悻地围着海狗兜圈儿。疙瘩爷脚下的棉靴靴汨汨地踩进深雪里，脆脆地响。母海狗几乎在惊悸的“吱吱”声里瘫软如泥。疙瘩爷替海狗悲哀，它没了神秘，没了尊严，仅仅剩下一种温情脉脉的伤感。疙瘩爷的胸窝儿几乎要憋炸了，厉厉地吼：“狗日的熊样儿，出招儿哇！”

母海狗悲戚戚地喘息，如秋风吹落的一团黄柚子。

疙瘩爷又叫：“滚，滚吧，屁货！”然后狠狠朝母海狗踢一脚，如踢打一块破棉布团子。他不喊了，人的语言，海狗的语言，是无法沟通的，无论他怎么叫骂，在海狗眼里也是个咆哮的哑巴。

母海狗依旧不动，像疙瘩爷家里的泥塑龙母。

疙瘩爷沮丧了，沉闷地哼一声，悻悻而去。

茫茫雪野里，疙瘩爷脚下的棉靴靴刮刮喇喇叫个没完没了。尽管疙瘩爷一辈子啥都干过，造船、守海、唱驴皮影。可是杀海狗仍是他的一个营生。昂贵的狗脐是他渴望猎取的，可更较心劲儿的是他与敌手公平的厮杀较量。虽说这世界没有绝对公平，可是，疙瘩爷觉得用叉打海狗就算公平。

往年闯海，转悠这么多时辰，疙瘩爷早就与矫健灵活的白影斗上了，让一海湾飘着腥风^②，那是只有他独享的快乐。今天除了撞上那个晦气的母海狗，还没寻着别的。他丧丧地叹了口气，脑子一片空白，对着冰海里盐岛^③的方向撒了几滴尿。疙瘩爷边系裤子边欣赏雪莲湾的海景。突然，他觉得脚下踩住了一个肉乎乎的东西，身子一晃，退了一步，他以为踩的是一道雪坎子。肉肉的，一只隐蔽的大海狗，心里猛打一个冷噤，双腿从海狗身上弹了起来。

显然，就这一踩，海狗被激怒了，海狗在疙瘩爷目光中孤独地站着。疙瘩爷还没画过魂儿来，就哼哼哧哧地摆起身子，脚下的冰排跟着摇了。他脚一滑，实实在在地摔在冰排上，手中的叉也脱出去，凉浸浸的海水就忽地漫上了冰排。冰排整个成了滑溜溜的白玉，一点抓挠也没有了。疙瘩爷眼睁睁地瞅着自己身体往海里坠滑。海水漫过疙瘩爷的膝，灵机一动，疙瘩爷用扁担撑在两块冰排之间，一头儿恰恰顶住了疙瘩爷下滑的身子。就借这股支劲儿，疙瘩爷腾地将身子从冰上硬挺了起来，一滚，滚出一溜脆



响，搭上了对面的冰排。可是驮海狗的那块冰排却一颤一悠，大海狗冷丁招架不住，直线朝疙瘩爷哧溜过来。疙瘩爷就势从冰层夹缝里抽出扁担，狠命一挑，将海狗顶起来，急急一转身，随着嘎巴的扁担断裂声，大海狗重重地落在疙瘩爷脚下，腾起一团扎眼的雪粉。

“狗日的！”

疙瘩爷挑衅似的吼着，吼得青筋暴暴。他甩了半截扁担扑过去，栽了一脸雪。大海狗就凶凶地扑过来，两只锋利的前爪直抠疙瘩爷咽喉。疙瘩爷没慌，他见过太多的死亡，从小就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！他没爬起来，却蓦地抬了两腿，一蹬，顶出海狗两米远。他倏地扑过去，攥紧海狗的后腿儿，抖腕一扭，悬空甩一个圆形的滴溜儿。

海狗又被重重地摔在冰排上，嗷嗷叫着，四条腿乱地踢腾。

疙瘩爷的手臂抖麻了。他吃不住劲儿，晃了几晃，一头跌在海狗的怀里了。海狗的铁头“扑”一声与疙瘩爷的脑袋相磕，撞得疙瘩爷头昏眼花嗡嗡叫，鼻头流了热嘟嘟的血。他与海狗滚打成一团了。

疙瘩爷嗅到了一股血腥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吞咽了那气味。疙瘩爷气力运足了，又顺手抓了那截断碴儿的扁担，朝海狗肚皮厉厉一捅，扎了进去，大海狗痉挛着躺在血泊里……

海狗死了。

疙瘩爷惬意地冷笑着，枯井似的眼里潮潮润润。他缓缓解下缠在腰间的青麻绳，七缠八绕地系上海狗的头。消停片刻，疙瘩爷把绳子搭在肩上，拖着战利品，一点一点地往回赶，嘴里不住地哼着野歌。猛抬头见了岸，便知该“喊海”了。

多少日子^{②④}形成的规矩，凡打了狗的汉子，上岸就得喊几嗓子，不管远近不分老少，听见了就来的，搭手就分一份狗肉。疙瘩爷是小年儿第一份“开张”的，就更得喊了。他抖了抖雪粉，将一扇巴掌贴在嘴边，泼天野吼：

“噢，老少爷们儿，分狗肉喽——”

“噢……”

海死静，唯落雪声。

疙瘩爷的吼声气势如虹，低沉的吼声要尽量勾起胸膛的共鸣。他吼了几嗓子，仍不见有人理睬他，心里快快的。雪莲湾村如此寂静，甚至狗都没叫一声。就连那个不安分的犯人村^{②⑤}也没动静。疙瘩爷猛眨一下眼，便没趣道：“对不住啦，俺只好吃独食儿啦！”说着就仰脸朝鹤鹑打了

呼哨，鷓鴣跟着老人欢快地飞了。

渐深去的夜，天海合一了。星啊月啊隐退得无踪无迹，脚下的雪地便模糊起来。疙瘩爷回到家，家里空空，一入冬，七奶奶就搬到孙女麦兰子那里住了。他打开半扇白纸门进了屋，先将海狗拽到窗前，一刀刺了狗脐，拿布裹了。跪在地上，鼓捣鼓捣地从柜下拎出一个光绪年间出窑的黑釉酒罐儿，揭了盖儿，小心翼翼地将狗脐放进去，里面疙疙瘩瘩的狗脐塞得满满实实。他眯着眼，一脸的如梦如幻。他知道，这一罐得值几万块。小酒罐像神一样为他明鉴清白，他要用它赌一个今生来世。至于狗脐的归宿，他心里早有安排了。

疙瘩爷太乏了，斜靠在炕沿儿，搂着酒罐，吧嗒一声，合了眼皮入梦去。

渐渐窗棂就有些泛白，隐约听见鷓鴣在叫。他起身，长长地张了个哈欠，就去屋外鸡窝里取柴，坯垒的鸡窝，矮着，落一层雪，垂一溜儿白白的冰溜子，抱起一捆干爽爽的树枝，抖搂抖搂雪，进屋点了灶膛。膛内的火明明暗暗，将他的憨头面孔映红。他从缸里弄了一瓢水，望望没有红蛇^②，这才将水倒进一只脏兮兮的旧盆里，托回炕上，架到炭火盆上，又用刀将海狗的后脊剖开，切成条条块块。他顿了顿，又往一只盛了酱酒的碗里捏碎两只烤焦的红辣椒，上炕盘了腿，美滋滋地涮狗肉了。

“啧啧……疙瘩爷，你老可真行啊！”邻居一个叫大鱼的男娃不知啥时溜进屋来，倏倏地盯着香气四溢的肉盆。大鱼今年十八岁了，高个头，单眼皮，眼睛细长优雅。脸长得像一条海鲶鱼，看不见鼻孔，鼻孔被鼻肉裹住了。他小时候身上长了一层层的鱼鳞，怎么刮都刮不净，他的爸爸妈妈吓坏了，全家族的人都嫌弃他，只有疙瘩爷喜欢他。大鱼的爸爸请来七奶奶给他看相，七奶奶说这娃的前世是海里的一条鲶鱼精，命硬。大鱼独特的身世、个性和长相使雪莲湾人十分好奇。大鱼不是雪莲湾的种儿，爹死后娘才嫁到海边来的。他是娘从邻村带过来的。每年冬天都缠着疙瘩爷学打海狗。疙瘩爷虽没收他做徒，却满心喜欢这孩子。

大鱼一脸虔诚：“疙瘩爷，也带俺打狗吧！”

疙瘩爷喝一小口烧酒，辣到心底，咬上一口海狗肉，香气萦嘴。他抓了一团肉，塞进大鱼嘴里：“吃饱喝足，大爷就收你当徒啦！”

“真的嗨？”大鱼乐得直拍屁股，蹭上炕，狼吞虎咽地吃喝上了。地上有些残剩的肉、骨头和饭粒。一只猫，在那转悠，嗅着吃。

大鱼的鲶鱼眼珠骨碌碌地转了转，道：“疙瘩爷，在俺身上你老甭

咋费心，帮俺打一只狗就行。拿一个狗脐的钱，就足能换一支上等火枪啦！”

疙瘩爷嘴里含着狗肉黑了脸相，眼皮一眨不眨地瞪着大鱼，似要把他活活吞掉，红眼凶他：“婊子养的，老子还没收你做徒，你就黑心啦！拿枪打狗，有良心吗？”

大鱼吓白了脸，心虚^⑲地说：“大爷，你老太死心眼儿啦，叉也是打枪也是打。俺决不占你老的地盘！”

疙瘩爷双手忽然捏满了汗，咬着牙说：“路是通的，海是公的，狗日的打了还来，老子不怕你抢营生！”

“那是……”

“皇天后土，祖上规矩。好猎手历来讲个公道。不下诱饵，不挖暗洞，不用火枪，就靠他娘的自个儿身上那把子力气和脑瓜的机灵劲儿……”疙瘩爷说得唾沫横飞。

大鱼听不下去，那是中听不中用的问题。他悻悻地退下炕，说：“疙瘩爷，你走阳关道，俺走独木桥！不跟你学就结啦！”

“滚！小兔崽子！”疙瘩爷凶凶地吼，脸上硬出一股青色。

大鱼扭过身，鬼鬼地跑了。疙瘩爷却再也没了吃喝兴头儿。只觉心里慌得紧。老人想，这狗娃是奔海狗脐来的。听说过皮货贩子，一个狗脐能换一对翡翠手镯^⑳，还能买一丰养虾饵料三蛤四鹌^㉑。

这天黑夜，疙瘩爷又打了两只公海狗。这次老人没有带鹤鹰子。“喊海”的当口，村里拥过来不少人，就像闹蟹乱^㉒似的。狗肉都让疙瘩爷做了顺水人情，他仅捏了两个狗脐朝家赶。他的神气威风了一条街。大鱼双手插进破棉袄袖里，与一群孩子踩雪。疙瘩爷迷迷糊糊地走，只听满街的雪踩得乱响。他从大鱼身边走过时，大鱼的贼眼瞟中了老人手上捏着的红疙瘩，便知了一切。

大鱼神情怪怪地一哼声，故意佝腰乱跑了一阵。道儿窄巴，雪地滑，一个打雪仗的孩子躲避大鱼与疙瘩爷撞了。疙瘩爷被撞了一跤，慌乱中，他使劲捂了一下自己的护身符^㉓，脸却擦了地，像是啃了一张缩地符^㉔。大鱼将疙瘩爷拽起来，乱哄哄的，他发现雪地上丢了一个耀眼的红疙瘩，暗暗一丝惬意。疙瘩爷走了，走得摇摇摆摆。大鱼悄悄抓起地上那个红疙瘩，定定瞧，一蹦三尺高。疙瘩爷回到家，却发现少了一个狗脐，回头到街上，苦着脸，歪着嘴寻找，孩子们一哄而散，大鱼的黑影一闪，影子是烙在心里的痕。

没隔几天，大鱼扛着一杆双筒火枪闯海了。

疙瘩爷用抓贼的眼光望着大鱼，吃惊地张着嘴巴，像吃醉蟹^③卡了喉咙，浑身的血顿时凝住了。他愣了许久，很沉地对大冰海叹了口气：“罪孽，真格儿的罪孽未清哟……”打晚清就有了火枪，可打海狗从不用枪，祖上传的规矩。先人力主细水长流过日月，不准人干那种断子绝孙的蠢事儿。过去谁用枪就要祭海的，死不了，也得啃一嘴深海矿物泥^④。在疙瘩爷仇恨的眼睛里，海狗也是一种令人敬畏的生命。生命与生命的公平厮杀，才能杀出尊严来。人活名鸟活声，大鱼那小兔崽子，跟海滩红雀^⑤似的见钱眼开，钱都让你们这些屁人赚了，连名儿都不要了，迟迟早早要倒楣^⑥的！

“砰——”一声脆脆的枪响。

亘古以来雪莲湾大冰海上的第一声枪响，是大鱼打的。有一条海狗被枪砂击中，其余的海狗在灼热的枪砂追击下哀号着逃向雪野深处。傍晚天黑时，大鱼也拖着一条大海狗“喊海”了。然而，没人来分他的狗肉。他就想把狗肉给同学麦兰子送去，谁知不凑巧，麦家今天过寒食日^⑦，再说了，麦兰子是疙瘩爷的孙女，她能缺了海狗肉吃？他也不觉得怎么不好，就拖至村口的酒店卖了，掠了狗脐也学疙瘩爷神神气气地往家走，亮亮的眼睛，闪着自豪的神情。

疙瘩爷独自躲在自家的柴门草户^⑧里，就听见枪响了，那是死亡追赶生命的声音，这声音总是轮番蹂躏着疙瘩爷的美梦。他好像害了眼病，看什么都迷白白的一片，不见狗也不见人。他心一紧，周身汗毛竖立，胸口窝儿沁出冷汗来。夜里睡觉时，脑子里也影影绰绰塞满枪声，喉咙里撕搅着一个异样的声音：“谁之罪啊？”于是，在老人眼里，月色变成了陷阱，生命变成了怀念。

第二天早上爬起来，疙瘩爷的头沉沉的。一睁眼睛就先吧嗒几口老叶子烟。烟叶子苦辣苦辣的，吭吭地咳一阵。七奶奶不让他抽烟，可他还得抽，不能不抽，有口烟就能挺着。放了烟袋，老头摸了摸自己空空的肚皮。吃了早饭，他又“武装”了一番闯海了。没下雪，满天的雾气，在空中沉沉地飘着，风一阵紧一阵，像贼一样游。雾气越来越厚，老人感觉自己的衣服全被雾蒙蒙湿了，内心也雾雾的，雾能渗到心里吗？老头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怪怪的念头。这时大冰海深处滚来阵阵雷声，仄了耳朵听，才知是不远处荡来的摩托车响。之后便有噙噙喳喳的说笑声由远而近，远远近近都充了杂响。疙瘩爷扭头看见一群穿“皮夹克”的年轻人各个扛着火

枪，欣欣地朝大海深处赶。疙瘩爷从感官传到心里的厌恶。

一个桅杆似的小伙子看见疙瘩爷，嘲讽地说：“老头儿，还拿叉顶着哪？”

疙瘩爷不认识这群人，见了火枪，脸上钱出火气，恨恨地瞪他们一眼，默默走路。

“原来是个哑巴，嘻嘻嘻……”

疙瘩爷不回头，眼里涌出了泪珠。他一任这些脏话在耳朵里飘进飘出。他显得很冷漠，这世界究竟怎么了，也不知哪块儿生了毛病。多少年了，雪莲湾还从没有人这样嘲弄他。人们敬重他。小崽羔子们，老子滚冰的时候，你们他妈的还不知在哪个娘们儿肚里转筋呢！你们得了哪号瘟疫，对人对狗都没了心肝。

“都闭上你们的臭嘴，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”疙瘩爷隐隐约约听见是大鱼在说话。

“谁？”

“他就是大船王^{③⑨}黄木匠的朋友滚冰王，疙瘩爷大爷。”大鱼说。

年轻人脸上的狐疑清晰可见：“没用，滚冰王也不抵枪子儿蹿得快！”

疙瘩爷气得抖抖的，眯着眼睛，仰天叹了口气。他松了一下红腰带^{④①}，蹲下身子，甩了手套儿，抓一团雪揉得沙沙响，皮肤凉得一惊一乍，几把雪下来就坦坦然然了。

大鱼说：“别看咱们玩了两天枪，戳在这儿的都算着，加一堆儿也不如疙瘩爷一根毫毛！”

“呸，牛的你！”一个小伙子叫。

“他年轻时是个打雁的神枪手呢！不信让他给你们开开眼。”大鱼梗着脖子说着，三步两步奔到疙瘩爷跟前，递过一支枪：“疙瘩爷，俺的话可吹出去了，你老看着办吧！”

疙瘩爷瓮一样的蹲着不动，就像海底沉船^{④②}。

大鱼靠了靠，步态优雅：“爷，咱就这么栽啦？”

“皮夹克”们哄了：“老头儿，屌啦，屌啦……”

疙瘩爷嗖地站起来，劈手夺了火枪，急眼一扫迷迷蒙蒙的天空。鹤鹰被吓飞了，飞得远远的。老人只见一飞鸥，抬手“砰”一枪，鸥鸟扑棱棱坠地。

大鱼呆呆地看得眼直：“妈呀，神啦……”

“皮夹克”们木木地张大了嘴巴。大鱼终于撅着嘴，揭秘^②似的说：“疙瘩爷，当过海眼。爷，你也先换脑筋后换枪吧！”

“呸！”疙瘩爷重重地哼一声，嗅了嗅枪管儿，爱闻这丝丝火药味。他赌气扔了枪，两眼盯着前面的死鸥，比烧船祭祖^③还伤感。他像是脏了手似的，又抓了一把雪，揉成实实的雪团子，揉一会儿水就下来了，如同熬鹰^④时揉出的一层老汗。手掌真的出汗了，接着他身上也出汗了。

年轻人晃着黑洞洞的枪口，悄悄散开了。于是，大冰海哑了。悄然无声中，一只只海狗懒懒散散地爬出冰缝了。模糊里却露出疙瘩爷一张褶皱的脸，天气极坏，风雪和泪水迷茫了疙瘩爷的视野。他看不见什么，却听见了海狗蠕爬的沙沙声，顿时来了些精神儿，支撑着立起来，眼前一阵昏黑，晃悠悠，用叉拄着冰面，像个三条腿的怪物一样勉强站住了。受到歧视^⑤的疙瘩爷，心里忽然冒出了娘的印、剑和镜^⑥，想着把这些施法的东西用上，又像在等待着摸门钉儿^⑦。他咬了咬干裂的嘴巴，挺挺身儿，觉得失去元气一般，还忽然有一种被侮辱、遭遗弃的感觉。不多时，一排排惊惊乍乍的枪响，无所依附地在冰面上炸开了，传出远远的……

疙瘩爷打了个寒噤，四肢冰冷。过了一袋烟的时辰，“皮夹克”们一个一个从雾里露了脸儿，幽灵似的。几个家伙拖着几只海狗笑着，疯狂地转悠过来，看见木呆呆的疙瘩爷就嚷：

“咋样哩？滚冰王，紧溜儿鸟枪换炮吧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年轻人晃进雾里。

疙瘩爷默默吼了一句：“别臭美，哪天让郎税务^⑧逮着，好好收拾你们！”他心头涩涩地空落，不知怎么鼻子就酸了，眼窝也有泪纵横。他用力把无名的酸气压回去，挤进心的底层，然后狠狠揪了一把鼻涕，喘喘而去。

后来的一些日子，大冰海上枪声不断。短短的日子，不知沉落多少尘埃。就是不见了疙瘩爷的身影，鹤鹰也没影了。疙瘩爷病了，昏昏沉沉躺在炕上，面黄，腮凹，眼窝深陷，嘴里流着口水，蒙了一层雾翳的老眼看啥东西都晃出重叠的幻影。老人被折磨得形销骨立。鹤鹰陪伴着他，他默默地跟鹤鹰说话。村里老少也来看他，扶他坐起，也仍旧呆呆的，极似一位坐化的高僧，一副不化成“舍利子”不罢休的架势。每天痴痴遥望着梦幻城堡似的大冰海，痛苦地想，是人心黑了，还是自己落伍了？命里的东西，躲不过的。他悄无声息地把双腿轮流弯了弯，转眼就感觉腿和上身



的气脉打通了。脸上便浮起了死一样的微笑。

年根儿的一天夜里，疙瘩爷走出了家门。仰了脸瞅，竟漫天绵绵扬着鹅毛般的雪，黑了。雪片与雪片摩擦出揉纸般的声音。村里的风止了，白纸门，一律静静地掩着，门前的一棵古树，还在朦胧中艰难地支撑着空空的风景。不知吹来哪股风儿，这平平常常的雪夜，竟成了大冰海最热闹火暴的日子。冰面上灯火点点，枪声阵阵，一片苍老哀伤的声音此起彼伏。这个雪夜，被利益烧灼的大鱼，心里充满了原始生命般的旺盛东西。他与村里哥们儿合伙打狗，地地道道地开了张。齐刷刷一排黑色枪砂铺天盖地扫过去，海狗躲都躲不及。他们跟疯了似的，雪野里闪着幽幽的蓝光。后半夜了，大鱼他们爽得邪性，也围猎正欢。他们堵了一群滚出裂冰区的海狗。三眼黑洞洞的枪口瞄正了位，海狗群里忽地腾起一片雪柱，就像雷震枣木^④做的白纸门。几只海狗叽叽噜噜往大海深处逃了，唯有一只瘦小的白海狗，仄仄歪歪躲闪着枪口朝着人斜冲过来。这只小海狗皮毛虽然变了颜色，残损了，可还是那么高贵，带着一股不可侵犯的威严冲过来。跟着过来的还有一只鸱鹰，大鱼能一眼望见鹰背上的雪。

大鱼惊骇地慌了神儿：“天杀的！”厉厉吼声起，“砰”地枪声落，白海狗滚了几滚，扎在雪坎子上不动了。大鱼望一望两个伙伴儿，惶惶惑惑奔过去，定定一看，通地跪下去，抱起血糊糊的一团，哭了：

“疙瘩爷啊——”

红海藻①

这年月谁不迷信谁头疼。疙瘩爷刚刚让算命先生“十三咳”算了一个凶卦，回头就应验了。

春末夏初，雪莲湾的潮水活活地涌，一片滩地黑黑地瘦。远处的海藻红红的铺一层绒布。疙瘩爷从泥屋探出头来的时候，漫滩皆是打鼻子的鲜气。

“你狗日的，你过来呀！”疙瘩爷朝不远处捞海藻的大鱼喊。大鱼望了疙瘩爷一眼，咧咧嘴巴没动。一只鹞鹰无端旋起，拍打着亮翅在疙瘩爷头顶旋了一阵子，稳稳立在老人肩头上，十分傲气地叫了一声。

疙瘩爷长得老相，他整日灌满老酒的肚子就凸了起来。蛤蟆腮耷开来，活活有股威势。黑黑的阔脸膛儿上沟沟壑壑的老皱，如刻了粗糙的海螺纹，恰浓缩了满世界的曲折和辛酸。在雪莲湾他算是一个不幸的人，尽管这把年纪了还有老娘的宠爱，可是，妻子病死了，儿子儿媳也都相继离他而去，撇下两个孙女麦兰子和麦翎子。村里有个叫春花的女人爱他，可是，不知什么原因，两人就是走不到一起，近来春花也渐渐疏远他了。他蹒跚蹒跚走出门来，一手托弄着鹞鹰，又朝大鱼喊了一句：“小狗日的，爷爷带你去海里捞藻。”老人的嗓音跟海一样宏阔。

越往东瞅，天光愈烈，日光红得越不是本色儿。氤氲里，疙瘩爷瞧见大鱼在浅泓里捞海藻，光光的脑袋在红晕里闪着一片青光。红海藻被大鱼拖拽出的声音如无数只老鼠在暗处磨牙。海藻堆很快就肥起肚子，远远

看去像歪歪斜斜倒扣着的旧船。渔人男女有趣的故事就扣在晒干的藻垛里面。“疙瘩爷，背酒罐儿，没窝的老蟹漫滩转！”大鱼一迭声地喊。

“贼羔子，屁眼儿满溜的！”疙瘩爷骂着，对着大海嘎嘎野笑起来。

鹞鹰孤傲地鹤立着。海藻垛慢慢在老人眼里掘出黑窟窿，心里悬吊吊的，脸相板紧了，陡然振作了守海人的威严，摇摇晃晃奔孩子去了，白发被海风吹得飘扬起来，肥大的裤管像两面大帆猎猎抖动。他的腰扎一圈草绳，绳头在风里瑟瑟地颤抖。老人在红藻垛旁站定，拿大掌搓了一绺海藻，点点滴滴瞧，挑出几丝红海藻，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儿。他阴眉沉脸扭头朝大鱼吼：“狗日的，你又犯忌啦！”大鱼发憊了，他觉得老人深骨窝像两口潭，说不上有多深。

大鱼用天真而恐惧的眼神望着疙瘩爷。那是四年前的事了，那年冬天打海狗，疙瘩爷险些在大鱼的枪口下丧命，疙瘩爷伤得不轻，身体里检出许多的枪砂，整整躺了半年。疙瘩爷伤好后没记恨他，大鱼心里却歉歉的。如今二十二岁的大鱼却有些惧怕疙瘩爷。疙瘩爷的罪总算没白受，上边重视了，从此制止了大规模屠杀海狗。继父把大鱼打发来捞海藻，晒干后再卖到饲料厂打碎喂牲口，还说挣足了钱给大鱼娶媳妇。大鱼知道海藻不值钱的，很少有人捞，他时常碰到的就是守海的疙瘩爷。疙瘩爷请他下棋，喝酒，有时也帮他捞一点海藻。捞了一些，疙瘩爷还反反复复叮嘱大鱼，红海藻乃一介神物，红生生的海藻别捞，变灰的死藻方能捞上来。

鹞鹰飞来了。灰不溜秋的鹞鹰同疙瘩爷一样老迈，皮毛秃秃的嘴巴尖尖，贼亮的鹰眼依旧鲜灵。鹞鹰陪着孤独的疙瘩爷守海已有些年头了。人老了，眼不中用，鹰就是老人的眼线，老人腿脚发锈有巡不到的地方，鹞鹰替他去了。日子久了，老人的每个手势和一声吆喝，鹞鹰都能辨出来。疙瘩爷见大鱼满不在乎，就哑哑地咳了一声，拿大掌狠狠拍在大鱼的天灵盖上，说：“快将红藻送海里，找灾呢！”大鱼的亮脑壳被拍得嗡嗡响，嘴巴一咧一咧。以往他跟老人滑么吊嘴个没完，见他真的怒了，就伸着脖子叫着：“俺没砍红藻，是它自个浮上来的！”疙瘩爷裆里溜着风，两腿打颤：“狗日的，一宿就浮上这么多？”大鱼不怯场，只是声气细软下来：“当然，龙王开恩，赏给俺的！”疙瘩爷喉咙呼噜呼噜响。天还没暖和起来，他喘气就不那么顺畅。他望一眼得意的大鱼，愈发觉得内心无法收理，自顾自冲着大海念叨：“莫不是海坏啦？”老人从来没见过一夜

坏死这么多红藻。

红藻丝还在浮浮浪浪往滩上拱。他瞪大浊眼看海，努力把海看懂，看红藻沉浮。看浪头变换流转。老人的脸肃肃的，独自奔泊在那里的老船去了。大鱼断不透老人的心思，愣了许久，又欣欣地捞藻了。

日光好起来，海胆似的日头照下来像流滩的蛋黄。疙瘩爷瞅瞅天景儿，没啥不对劲儿的。老船上响着舒筋展骨的梆梆声，他爱听这种声音。老人摇着大肚蛤蟆船追着日头走，鹞鹰旋着小船飞。船一动，疙瘩爷的情绪就好起来。大橹碾出的呀呀声贴着水皮滚。一群密密麻麻的白海鸟追来凑热闹，给大海添了不少颜色。海鸟对疙瘩爷套近乎了，叽叽喳喳地落下来，稠得老人眼前没有空隙。平时，老人就亲昵地对着海鸟打一阵口哨。鹞鹰讨好地落在老人肩头上，欢欢实实地张望。

疙瘩爷将目光放开去，极有层次的海面上扑来层层叠叠的红藻，老船吃水就浅了。海藻散发着烈烈的涩腥气，老人拿目光搜刮着海面。

疙瘩爷跟海打了一辈子交道，就是猜不透海。猜不透就猜不透吧，海就像个女人，猜透了也就寡味了。他觉得红藻里深深地藏着不少故事。早些年，疙瘩爷是雪莲湾有名的滚冰王，同时还是有名的海眼。海眼是了不起的行当，靠眼功吃饭，船长都得敬他三分。船队行驶在洋面上，海眼就要端端正正地坐在舵楼子顶上，手搭凉棚，扫视着起起伏伏的浪花。他能分辨出哪团浪花是浪头掀的哪团浪花是鱼群搅的。而且他还能准确地说出带鱼群与大蟹群掀出浪花的不同颜色。他一声吆喝，船老大就指挥船队摆开包围阵势，长长地甩出流网。海眼就可以悠闲地吸烟了。老人带出好几个徒弟，竟然还有一位出色的女徒弟，她叫梭子花。这些年，船上配了声呐探测仪，海眼的行当也就做到头了，梭子花在海边开了工厂，摇身一变当了大厂长。

此刻，疙瘩爷的眼功又派上了用场，将无边无际的红藻固定在酸酸的眼眶里。红海藻悠悠地浮上沉下，很像一张厚厚的水床，躺上去宽余地睡上一觉。老人喜欢红海藻张牙舞爪尽情铺展的气势。老人爱红藻是有依据的，别处闹海啸，独独生息在雪莲湾的红坨村没人尝过闹海啸的滋味。海啸离他们太远了。七奶奶常说，是海龙王派的红藻镇着呢。谁伤损了红藻，大海就怒，村人就遭报应。

疙瘩爷想站起来，轻轻一带，一嘟噜红藻就浮上来，细瞅，颜色也紫黑紫黑的。老人心里打个冷子陡地惊住。死藻，怎么好好的就死了呢？再拽又是一嘟噜。老人后背便淌下一注汗来。老人惴惴地扭头看海，海